

我与大师聊天

感受
拉斐尔·桑蒂



段守虹 著

学林出版社



感受拉斐尔·桑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感受拉斐尔·桑蒂/段守虹著. —上海: 学林出版社,
2008. 7

(我与大师聊天)

ISBN 978 - 7 - 80730 - 595 - 8

I. 感… II. 段… III. 拉斐尔, S. (1483~1520)—绘画—艺术评论 IV. J205.5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62825 号

目 录

楔子	1
请注意他的出生	3
接受了异教徒的思想?	6
同行之间	16
豺狼们上演的又一出戏剧	22
婚戒:我的父亲母亲	28
谦虚的“古典艺术准则”的制订者	31
骑士情结	39
金色的《帕纳索斯山》	47
诗情昂扬的画家	55
画家巧妙地运用了光线	61
一个新时代的降临	63
我对拉斐尔提出质疑	66
对沧桑的感受	72
圣母子:画家情愫的寄托	76
两个画家,两幅关于圣母的画作	84
艺术天国中的艺术之子	92
画家留恋往昔的荣光及保护措施	98
细腻的感受,精微的笔调	102
《戴面纱的女子》	105
画家最后的《基督显圣容》	112
拉斐尔·桑蒂年表	120
附录	125



感受拉斐尔·桑蒂



楔 子

大自然中的汪洋，可以用来形容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的艺术，他会使观者时时感到有沉入洋底的惶惑；米开朗基罗·波纳罗蒂就是峰岭巍峨的高山，他拔地而起，直入云端的壮美气势，令人晕眩倾倒。意大利的这个金色时代，就如我们八月的星空，满天璀璨，这是艺术天才们齐会的节日。现代人们所能记得的每一个姓名，都是些非凡人物。除了他们惊世的才华之外，每个人骄傲的脾性和特立独行的举止，都会使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一个伟大时代的繁盛与峥嵘。然而，有一个人犹如春天的原野，充满了生机，温顺、安适而和谐，他也是



感受拉斐尔·桑蒂



罗列特的圣母 1512年

拉斐尔

巨星中的巨星，与达·芬奇、米开朗基罗并称为三大巨匠的拉斐尔·桑蒂。

明丽的天空上，浮云像白色的马群游荡着，阳光的精灵更是任性地嬉戏。五百年了，拉斐尔依然像个孩子，稚气未脱，笑着在我眼前现身。他身后的田野上，微风掠过，花草摇曳。我问：“拉斐尔·桑蒂，你也是太阳之子？”

“我知道我是乔万尼·桑蒂与马吉雅爱的结晶。”

“不,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他笑了。

请注意他的出生

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中,被人们视为灵异的事情,确实是大量存在着的,偶然的巧合,确实可以说明一个规律性的问题,但是在具体的事件上,人们一般都会在享受这被视为灵异现象带来的奇妙感觉。拉斐尔·桑蒂出生在 1483 年 4 月 6 日,这一天是耶稣受难日——一个悲壮的日子。

拉斐尔的父母就像为他而来到世上的,他的母亲把他哺育到 8 岁后,去世了。他的父亲又将他教育了三年,也离他而去。现在从零星的记载来看,在他父亲活着的时候,他已经能从事艺术工作了。好了,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,拉斐尔的父母在尘世完成了最初对这位天才的教养之后,被上帝召回了天国。我把自己的这段猜想讲给拉斐尔听。

拉斐尔·桑蒂微微微笑了:“《雅典学院》和我后来从事的



圣母与圣子 1497 年

拉斐尔



感受拉斐尔·桑蒂



天使 1501 年

拉斐尔

古罗马遗物的挖掘保护工作,都是异教徒的东西!你不觉得天主此时为下界派来这样一个天才,是一个很奇怪的行为吗?”

“确实很奇怪。人性在一个时代得到张扬,天才得到高度的尊重,这是所有伟大时代的特征。然而,人类崇高的情操必须要有一个理由来表现,于是在不同的文化区域里,会有那么多体现精神理想的寺庙与教堂拔地而起,会有一批天才的人物为之工

作。”我的无神论信仰无意中左右了我。

“我的出现也确实没有给天主教带来毁灭,不是这样吗?”

“谁知道上帝在如何思想。”

“或者说我的死亡之日,1520年4月6日,也是一个惊醒世人的日子。它使人们记得主是存在的。”

我茫然地注视着拉斐尔洁净的脸上,泛起一片纯美的光华。

内心忽然有了顿悟,宗教就是一个精神的钵,世界的任何一种赐予,在其中都混为神圣的汤。僵死的教条在庸人们的手中,是不能逾越樊篱的规矩,在那些聪明人——教皇和天才的艺术家手中,就成为了变化无穷的万花筒。信仰——

文化——娱乐——精神，完全融合成为一种气氛，同环绕地球的大气一样，人们在其中繁衍、享受，认认真真地生活……我要阐述我的见解。

“好，这一切必须要教皇与天才来做。这是我在生前就已经明白了的，这一点我要感谢灵活的布拉曼特的精明。”

由此我又明白了天才的一个特性，他们也是思维简捷的一类。

“我不是一个宗教的执著者，我相信尘世的享乐，同样存在着崇高与和谐，这是世界在更大的范围里被宗教精神光芒折射的结果。和谐之美，使自然万物生生不息，这是造物主的意志，所以说，和谐就是安宁，就是秩序，在所有人的心中。”

我为他的善辩而倾倒，一旦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我为他找到他思辨的理由，这真是“道法自然”啊，万事一理的由头，下面就是“无为而无不为”了。

拉斐尔意犹未尽，优雅地轻耸了一下肩：“谁能离开面包？任何人都一样，并且还要把它做得松软可口，这是主的恩赐。我尊重这一切，朋友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
“我以为你的伶牙俐齿实在是机巧，但是你不会使人感到尴尬和厌烦。”

“我只是这样想就这样说而已。”

在我的心里很难苟同他的这一说法，也可以说他天生就有高妙的社交技巧，他的亲切很有感召力。我们的几番对话险些使我失去自己思想的主导，女人们更会喜欢他，委婉而清纯。于是我说：“女人们，特别是漂亮的女人们的心中，一定是最幸福的，他们心目中梦想的王子，真的头戴光环立在她们的面前，一个俊男，一个伟大的艺术天才，在这个从吃奶的



感受拉斐尔·桑蒂

时候起,就注入了对艺术的欣赏趣味的国度来说,”我抬眼看了一下年轻的画家,“能见到你都是无与伦比的时刻。”

拉斐尔的温顺似乎是无时不在:“既然享受是主的恩惠,所有的人都没有理由拒绝。”

“作为男人,虽然我们之间隔着遥远的时空,在我的心中也不免要泛起丝丝的妒嫉。那是怎样一种待遇啊,美人们把你寓所对面餐饮小店的坐位租下,为的是能看到你在窗前的身影。美人们在去梵蒂冈路上的十字街旁等待你的路过,为的是能让你看上她们一眼,她们多少次祈祷,要等待你的光临,在一个只有星光的晚上。”

“我远远没有这样风流,在罗马,这个刚刚开始在古代城市遗址上兴建的城邦,人们远没有佛罗伦萨人那样时尚,这里还带着城郊的味道。我更愿意做一些英雄救美的壮举,这也许是任何一个少年都有的渴望,”拉斐尔指着不远处斜隐在草中的一座小拱门,“是谁曾在那个拱门前伫立?她叫什么名字?一千年前,那里一定停留过一个娇美的少女。”拉斐尔黑色的披风遮在他曲身前倾的腿上,沉思浮上他的眉宇。我现在看到的,也许是他投入工作之前的最典型的神情。

我说:“时光这头恶龙把她吞噬了。”

“不,这不是历史,美丽与壮举永远是现在时。”

他充满童贞的眼睛,标致而茫然,陷入了沉思。忽然使我想到古代波罗奔尼撒半岛上创造辉煌的希腊文化,那里众神的神情——那些衣衫轻飘体温犹在的石像们,它们怀着怎样的心情,又将在哪个时空驻足?他们化身拉斐尔·桑蒂?

接受了异教徒的思想?

“你知道‘神话’这个词的希腊原意吗?”我直截了当地

问道。

拉斐尔·桑蒂谦虚地说：“是的，我听巴力达撒列·卡斯吉奥涅谈到过，知道一些，这位老兄是一位博学的人物，”拉斐尔依照流行的习惯，要为他的朋友赞扬几句，年轻的画家话锋一转说道，“‘神话’在希腊文是‘MYTHOS’这个词，有传说、虚构、传奇的意思，也含有科学的内涵。这些知识确实给



拉斐尔《雅典学院》的素描稿



感受拉斐尔·桑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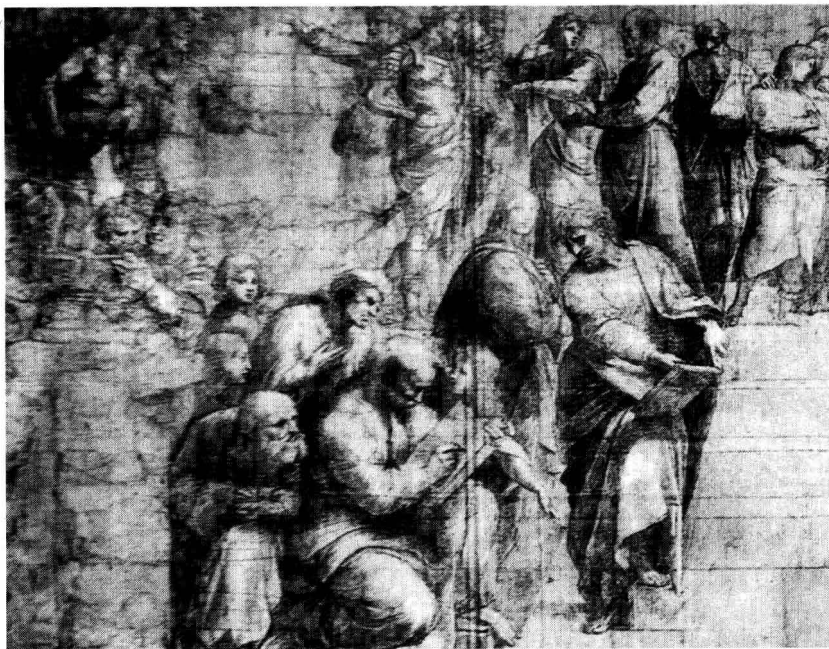
雅典学院 1509-1510年

拉斐尔





拉斐尔绘制《雅典学院》的壁画素描稿



我的帮助不小。”

“希腊的文化精神，往往唤起人的理性精神，而不止是上帝的意志。”

“你使我想到乔万尼·皮柯·戴拉·米兰多拉。”

“那位把犹太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同柏拉图的哲学体系联系在一起的人文学者？怎么会想到他？他的学术体系完全是一个大杂烩。”

“正因为如此，使我看到了世俗的力量，这种体系是否为你我接受，是另一个问题。现在我想声明的是人可以为自己的信仰而进行选择，主动发现世界的博大，皮柯使我体会到了综合的力量！这种学习的精神给我印象深刻。”

他的这番议论使我联想到画在梵蒂冈签署大厅中的《雅典学院》，我说：“你对人文精神的理解，确实是灵肉结合的，



精神实质直接渗透到《雅典学院》中了。”

“这件工作是我着手制作的第一件湿壁画作品，对它前期的准备工作，花了我很大的精力。你是知道的，湿壁画的工作周期很短，要在灰泥尚未干透之前，就要把绘画工作结束，而泥浆太湿，又无法在上面工作，实在令人心烦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令人心烦的不止具体的工作方法

吧，如何安排好画中人物的位置，才是一个大问题！例如那两个势不两立的天才。”

拉斐尔儒雅地笑了。

“很难办，”我看着他的眼睛，“不是吗？”

“两个天才，他们巨大的能量，使他们决不兼容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念。我几乎要放弃对米开朗基罗的征询了，还是圣父朱力叶斯二世从中斡旋，这位老兄总算给了个机会。”

拉斐尔在绘制的《雅典学院》壁画中留下了自己(左面)和好朋友索多马的形象



感受拉斐尔·桑蒂



我和拉斐尔共同站在这面形式宏大的壁画前,它上面圆形的穹隆形使我想到几乎与此同时制作的另一件大作,就是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绘制的拱顶画。这真是一个伟大时代的遗产。其中融会了古代社会中的学者泰斗,并且把诞生在古希腊橄榄树丛间的雅典学院搬进了辉煌的宫殿,这是一个辉煌的空间,并且带有自己时代的痕迹。

“你看这大厅天花板上的一块块六边形的设计,是我在少年时代观察蜜蜂蜂巢得来的灵感,这样的小生物简直聪明到极点了,它们是最聪明的建筑家,远胜过人的头脑,”年轻的

自画像

1506年

拉斐尔



画家指着自己的前额,扭过头来,“这一切来自它们的专一。”

我知道这位勤奋而好学的天才在以蜜蜂自勉。我依然细观画上,其中许多的人物形象都是以他同时代的人杰来表现,如以达·芬奇的形象和他惯有的一手上指的绘画形象体现了柏拉图,用米开朗基罗的形象刻画了在前面显著位置上的赫拉克利特。我指点着画作说:“这二位的构图关系,也许是惟一可行的。”

拉斐尔指着《雅典学院》草图上应该绘有米开朗基罗形象的空白处,“你看,草图上一直在等待着这个结果呐。”

我哈哈地笑了。

“这个草图等待另一个天才人物出现,像米开朗基罗替代赫拉克利斯一样,也许还要1500年。”拉斐尔白而俊美的脸上带着畅想,也带着对一代才俊的钦佩。

“那么左侧这位身着白袍、身材较为高大的、具有女性面容的人是谁呢?这个形象面对画外,一定是有特殊涵义的形象,很多人猜测他是朱力叶斯二世的侄子乌尔宾诺公爵。”

“后来的人们对她做出的判断,多半都是依据维尔吉阿诺的版画,他在那上面把这个年轻的形象描绘成男性了。其实在我的《雅典学院》中她是惟一被选取的女性学者。”



感受拉斐尔·桑蒂